

平民小叢書第十三種

(文藝類)

陳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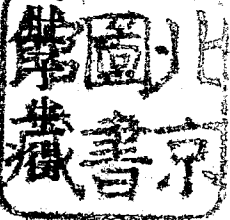
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民小叢書

陳珠兒

話說福建省泉州地方有一位姓牛的人，因為他的



胖

和判音相近

大人家就都叫他牛大肚子。他住在近海邊的地方，他

的父親一生以航海為業。什麼叫航海呢？就是帶了貨物搭音海

船到外洋去作買賣的意思。牛大肚子的父親在世時非常省儉，

死了以後，就留下不少的本錢給他的兒子。但是大肚子他從小

就不學好，如今父親死了，他便丟了這航海的買賣，專門相交一

班五馬六盜的朋友去做那拐音賣的事情。你道什麼叫拐賣呢？

就是想方法把人家的小孩子引來轉賣給別人。他也不管人家

失去了孩子是死是活，只要他得錢到手就是了。你看可惡不可

惡，該殺不該殺。

再說福建省的海邊，有個廈門地方。在這個地方的財主，他們總要置辦幾隻大船，做那航海的生意。這種生意，不消說，利錢自然是很大的，只是太險了。因為倘若遇着風浪，就連船帶人都沈到海裏。所以這些財主，他們自己是不肯親身冒險去做這種生意的。但是他又怕他雇的伙計們靠不住，就要用一個親人去做監督。又恐怕自己的親人也會遇險，他們這才想出用假兒子的方法來。假兒子是小時候用錢買來的，等他長大了一樣的也給他討一房妻小，分一些錢財。這麼一來，這假兒子就不怕變心了。假兒子既做了船上的監督，自然是十分的去盡心出力。倘若這船是太平的回來，那所找的錢就盡歸假父；不幸這船在半

路出了毛病呢，橫直死的人又不是財主的親人；至於貨物，那財主有的是錢，也不放在心上，等再過幾天，另換一個假兒子做監督，第二次的船就又可開行了。所以廈門的富戶，他們家中的假兒子，多的竟有好幾十個。那些拐賣人口的，拐得了孩子，便往廈門去賣。如今這牛大肚子便是裏面的一個。

牛大肚子所住的村中，有小孩子的人家，被他引拐跑了的不知有多少。爲父母的，因兒子走失，那種苦痛，自不必說，却萬想不到引拐他們孩子的，就是村裏很有錢的牛大肚子。

有一天晚上，大肚子帶了自己拐得的一個孩子正待進村的時候，忽然遇着一個鄰人名叫林二青的。這人和大肚子招呼了幾句，就問這孩子是誰。大肚子支支吾吾的答應了幾句，二青也

沒有留神，不想那孩子忽然放聲大哭起來。大肚子便大聲叫罵，想禁住他不哭，但孩子不聽，大肚子當時就拿出一把雪亮的刀子出來，那孩子才嚇得不敢做聲了。林二青不覺就起了疑心，便說道：『看這孩子，很可憐的，你爲什麼這樣惡他呢？』那時牛大肚子正沒好氣，便圓睜爭音怪眼惡很很的回答說：『這你管得着嗎？你要多管，我就敬你一刀！』林二青知道他不是好惹，和「熱」音相近的，便也不敢多做聲了。到將要進村的時候，林二青又見好幾個人，各都帶了孩子，也走進村來。他走近前去一看，這些人都認識，原來盡是牛大肚子手下的伙計。他這才明白：這些小孩子，全是他們拐來的！他趕忙跑到他姐姐的家中，把這事告訴他姐姐。原來林二青的姐姐，是北村陳某的婦人。他的丈夫去世很早。

丟下一個兒子名叫蘭兒，藍音，好容易撫養到今年剛剛一十一歲。這幾天裏，蘭兒忽然不見了。他母親猶如失了性命一般，哭得死去活來；派人到處去找，但是往那裏找去？等到夜晚，出去找的人一個一個都回來報說沒有找著。家人們也實在累淚音了，便都去睡了。

却說蘭兒的伯父有個兒子名叫珠兒，年紀十二歲。這幾天，他見他的叔母因為失了蘭兒，哭得和淚人兒一般，可是到了今天，聽見家人們回來報說終久沒有找著，他反而不哭了，好像沒有事的人一般。珠兒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便料定他叔母會有別的變故，一到晚上，就悄悄相和焦音 相近的伏在他叔母房裏，觀察動靜。果然到了半夜時候，他見他叔母由牀上起來，走到他丈夫的靈位

前跪下，口中不知說了些什麼；一會，又見他起身回到房中，便拿了一根帶子，掛在牀架子上，將帶子打了一個圈套，便想將頭腦套進去。珠兒看得真切，連忙走出來，用手將他叔母抱住，口裏大聲喊叫。家人們從夢中驚醒，趕緊跑來用好言相勸，纔扶他上牀去安息，又用人守候著，這才算沒了事。但是他躲在牀上，竟有兩天的工夫，連一點水兒都沒有吃。家裏的衆人實在也想不出好主意來。這一天忽然林二青跑來，說了這樣的情形，衆人便都以爲是有了一點好兆頭，大家都歡歡喜喜。但是他們又知道大肚子是橫惡不過的，死黨又多，怎能够容易去打聽呢？他們不覺又都發起愁來。只有珠兒聽完二青的報告以後，便獨自低下頭去，一聲不響，想了好一陣，忽然跑到二青面前說：『舅爺！我要想個』

法子把弟弟帶回來。』林二青不覺微微一笑，當他小孩子說來玩的，並不注意。不料到了晚上要吃飯的時候，竟不見了珠兒。這一驚非同小可！即刻就派人向著牛大肚子家的這條路上追去，但竟沒見著，只好還家。回來後，大家便商議說：『不如今夜我們約一些人到大肚子家強珠兒去。』二青說：『這不行！一來大肚子家中人多；二來還沒曉得珠兒是不是真正到他家裏去了。這麼說來，我們若是冒昧妹音幹去，恐怕不止是你們各位要受傷，便連小孩子們也許被殺害。好在珠兒這孩子，我看他又有膽量，又有見識，他會有他的計算的。如今事已至此，只好聽他去罷！』衆人無法，只好答應，心裏自然是終放不下的。

事情又過了幾天了。今天忽然有一個人跑來家裏，說是有要

緊的事要林氏出見。家人拿來人懷中取出的單子一看，但見上面寫的是廈門衙署，因為得了珠兒和蘭兒教家屬即刻去領的些話。這一喜，就把衆人喜得個不亦樂乎，慌音荒忙跑進去告訴林氏。可憐林氏，自從那夜上吊和調音相近，被救後，終日裏昏昏沈沈，和溫睡在牀上，送他些吃的他就吃，不送也並不曉得餓。如今忽聽得有人來報告，說是兒子已經找得，他不覺條的從牀上起身說：『我兒在那裏！我兒在那裏！』說時，便用手搓音錯着兩眼，四下裏找看。經衆人詳細告訴他，他這才明白。想起珠兒這麼小小年紀，會替他冒險去找他的兒子，不覺又感激音積得大哭起來。一面衆人便打發人去請林二青來。他來後，當天便同他姐姐搭船到廈門去。他們到衙門裏具了領結，林氏一手拉著珠兒，一手拉著

蘭兒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就是來看鬧熱的人，也都團團圍住，一個個稱贊珠兒，說是『好一個小英雄！』

林二青又問警察，才曉得牛大肚子和同黨三人都因珠兒的緣故，被捉去了，定了罪。那些失孩子的人家聽得了，沒有一個不稱快。

二青等一行人回到家中，衆人都爭著來問珠兒，是怎麼個方法，能够把蘭兒救回來。牛大肚子也捕了去？珠兒不慌不忙的說出他出去以後的事情來。他說：

『那一天我對舅爺說我要去救蘭弟，舅爺不理我。等到吃晚飯的時候，三個不知，我便跑出家門。我料到你們必來追趕的，所以我就藏在稻田裏去。一會工夫，果然聽見有許多人走

過去了，但我想還不能便出來；因為追趕的人，追不著時，回頭會遇見我。果然過了一會，又聽見一羣人的腳步聲音走過。等這聲過去了，我才冒出頭來望望，曉得追趕的人全都回去了，這才從田中出來，直奔牛大肚子的家中去。

「到了他家門口一看，見大門還沒有關了，我就走進裏邊。那時他們正在吃酒，牛大肚子他先看見了我，便問：『找那一個？』我說：『林二青是我的舅爺，聽說到這裏來了，我特地來找他回去的。』大肚子說：『你要見你舅爺嗎，你就跟我來。』說時他就下來攜著我的手，又回頭對那一班吃酒的人笑道：『你看，這小子自己走上門來，又白又胖，好不值錢！這不是我的財運到了嗎？』衆人都和著打哈哈。這時候，我倒很爲著

急起來。爲什麼呢？因爲我怕我那蘭弟已被賣去，那我就雖能脫險，豈不是空跑了一趟音近險路，白費了一場心思？當時我隨著大肚子走到一處，好像倉音着房的一個屋子，門上一把大鎖鎖音着著。我只聽見裏面，有許多的孩子在那裏哭。大肚子從腰間取出鑰匙音藥來，把倉門的鎖打開。我便故意問道：「我舅爺就在那裏面麼？」大肚子答道：「你舅爺快就要來，你且在裏面去等一等。」我走進門的時候，我怕被蘭弟看見，叫出我的名字來，我就把頭低下，這才進去。回頭我還對大肚子說：「請你快點叫我舅爺來，莫教我久候。」他也沒理我，就把門關上。我但聽得一陣落鎖的聲音，曉得他去了，這才把屋子裏四下一看，但見當中放著一個半明不滅的小燈，屋裏陰森森

地也沒見什麼。我便選黑暗地方坐下去，細心聽著，知道那裏面一共有八個小孩，蘭弟也在內，這我才放了心。不一會，他們都睡著了；我也迷迷糊糊的睡下。但不到天亮，我就醒來，恐怕被蘭弟認出，趕著就在地上弄些灰塵，和著口水在面上一塗，音圖當時也不曉得自已成了個什麼樣子。過一會他們都醒轉來，看見我就格格的笑，蘭弟也笑個不止。我曉得蘭弟不會認識我，我心裏很喜歡。又一會，門開了，有一人送進吃的東西來。各孩子都去搶著吃，我因爲一夜沒有吃東西，肚裏很餓，也就拿了一些到一旁去吃了。這一天，衆孩子們，都就這麼枯坐著，愁眉苦臉，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的過了一天。一到晚上，有四個人手拿著薰音動得烏焦的紙燈走進屋子來。這些人的面貌也

分他不清楚。但見各人手中都拿著一根棍子，來趕我們出門。小孩子們有哭的，他們就用棍打，所以也不敢哭。出門走了約莫一里多路，隱隱的聽得波浪打岸的聲音，脚下所踐踏音 踐的又盡是沙石，曉得近了海邊。有幾個孩子，因為年紀太小，路又難走，便走得慢了一點。那四個凶漢，就惡很很的用棍子來打；打得他們一個個嗚嗚咽咽音 咽的；加之那時海風又吹得很利害，我們的衣服都單薄，就不覺盡抖音 抖起來。唉！那時的情境，真是說不盡的苦處了。我傍著蘭弟的身邊走，時時去扶音 胡他，防他跌交子。這樣的又走了兩里的光景，看見燈光，這才到了船上。那船很大，艙音 蒼面上擺著被蓋。孩子們見了便都大喜，搶上前去；有坐的，有躺音 湯下去的，有用手摸著自己的腳，口裏

喊痛的；還有那頑皮的孩子，用腳去踢_{跌音近}別個孩子鬧玩，那孩子鬧急了，兩人就爭打起來，那拿棍子的跑來，掀開艙板，令我們下去。下去了，他們就把艙板蓋上，那四個人便睡在上邊。我下了艙，見那艙子裏面，小得不了，又不通光，什麼也不見，蘭弟自然更加不曉得有我在裏面了。』

『我們在這黑艙裏，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因為風浪很大，船搖得利害，小孩們一個個都弄得昏昏沈沈，腦袋好像要裂_音開一般，所以就都放聲大哭。但那四人，可沒有下來打，我想一定是因為沒聽見，所以不下來的。忽然間船停了，艙板也開了，小孩們好像從籠裏放了出來。我正坐在艙口邊時，忽有一個人來把我的手拉住。我一看，正是牛大肚子。我還沒開口，他

先說道：「你要見你的舅爺，就跟我走來，可是不許說話；你若一開口麼……」說時，他就從衣袖裏亮出一把霜雪般的刀子，用刀尖指著我，惡狠狠說道：「你看，看我就要你的命！」我當時也不做聲，就跟他一同上岸。岸上的人來來往往走著，我心裏計算道：「大肚子呀大肚！你今天遇到我，你可也再活不成了。到那時候，你這牛大肚子會要改叫狗大肚子哩！」我怔一面想一面走著，忽然看見路上站著一個穿黃衣服的人，手裏拿根本棒。我想起念過的書來，曉得這是警察。我就故意的走在牛大肚子的後面，等走過了那巡警不幾步路，我回頭又奔到他面前，一把抱住他的衣服，指著大肚子大聲喊道：「那個人是拐子，快些捉住！」大肚子一聽見，頭也沒回，沒命的就往

前跑。警察就追上去，走路的人，也都幫著追趕，一會兒就把他捉住了。警察將我們一同帶到警署，署裏的人問了我一個詳細，我全盤告訴了他。我又把船的樣子也說得明白，並且告訴他們，我還有一個兄弟在船上。他們聽完了我的話，馬上就派幾個巡警，到船上，把那三個人和幾個孩子一齊帶了來。我看見了蘭弟，這才叫喚他，和他說話。」

『從我們上船以後，一直到這時，什麼也沒有得吃。到了警察署，蘭弟倒頭便睡，我也覺得一點氣力都沒有了，深恐我們生出病來。在警署住了一天，正在憂愁的時候，舅爺便和叔母來了。』

(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此書有權作印必究

○(平民小叢書 陳珠兒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分伍釐)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鄧伯賢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是沙當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17

1